

◎ 唐逸红 著

BUERJIAKEFUXIAOSHUO

布尔加科夫小说 的艺术世界

DEYISHUSHIJIE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小说的 艺术世界

BUERJIAKEFUXIAOSHUODE
YISHUSHIJIE

唐逸红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

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本书由
辽宁师范大学
学术专著资助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BENSHUYOU
LIAONINGSHIFANDAXUE
XUESHUZHUANZHUZIZHUCHUBANJIJIN
ZIZHUCHUBAN

我把此诗献给你，
让它代替——
让它代替玫瑰敬放在你的坟前，
让它代替冥香阴燃在坟前的香炉里。

你生活得何等艰辛，
你藐视权贵直至最后一息。
你像凡人一样喝酒、说笑，
你在憋闷的屋子里照样吁吁喘气，
你让可怕的女人到自己的屋里做客，
你独自一人同她在一起。

你走了。对你那悲惨而高尚的一生
周围却缄默依旧；
在为你做的弥撒上——
只有我的哭声像支笛子在啾啾。

啊，谁会相信——

我为你哭灵，已近疯狂，

我在幽幽香火里阴燃自己，

我忘却了一切，失去了故友亲朋。

但我必须为你祈祷安息：

你精力充沛，

你意志坚强，

你构思清晰，

你强压临终前痛苦的战栗——

同我侃侃而谈犹如昨日。

——阿赫玛托娃

序

●冯连骅

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俄罗斯的经典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文坛称他是一位思想深邃,刚直不阿,有原则性,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的文学大师。他一生创作颇丰,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品文,到讽刺短篇、中篇、长篇,几十部剧本,最后以一部形式独特、内容丰富的宏篇巨著《大师和玛格丽特》将其创作推到了巅峰。

布尔加科夫是一位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是一位善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斗士。不论是《狗心》中的荒诞离奇,《白卫军》中的忧郁神秘,还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博大精深,这一切都体现了作家的创作主旨:决不向一切反人类的邪恶势力妥协,坚决抨击人类品质中的虚伪自私、愚昧无知、吝啬贪婪、胆怯无能。布尔加科夫继承了果戈理、谢德林的怪诞和讽刺的创作方法,用犀利的文笔剥下了人类丑恶的面具,让读者在认识社会真面目的同时,得到情感的发泄和心灵的涤荡。布尔加科夫就像《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魔鬼沃兰德那样,用恶来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同时又用恶来激发读者心中的善。倘若有人认为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世界仅限于此,那是不全面的。因为任何一部经典作

品都饱含着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也不例外。作家对人类的未来并没有失去信心,在他的几乎每部作品中都充满了真诚的爱,善良的心,献身精神和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

总而言之,布尔加科夫的艺术世界可谓深奥离奇,韵味无穷,发人深省,既有残酷的现实生活画面,又有虚幻世界中的撒旦舞会;既有普通人的生追求,又有魔鬼们的恶作剧……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复杂而深刻,庄重而诙谐,这也为布尔加科夫的研究学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唐逸红博士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刘宁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布尔加科夫创作的研究上。青灯摊书,伏案苦读,三年的刻苦钻研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部颇有新意的学术专著《布尔加科夫小说的艺术世界》终于付梓。该书是唐逸红同志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深化而写成的一部系统论述布尔加科夫小说创作的学术专著。该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视角新颖,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布尔加科夫的创作道路,剖析了作家的艺术观、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技巧方面的大胆探索和创新,而且着重从小说的体裁、结构、人物体系、语言风格等诗学角度,对作家的小说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分析,从而深入地揭示了作家作为20世纪小说大师所独具的诗学特征和艺术魅力。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国内布尔加科夫创作研究的发展。

2003年11月20日

引言

一、布尔加科夫热的兴起

布尔加科夫是苏联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一生命运多舛。由于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不合时宜”，他的作品长期被搁置。除了长篇小说《白卫军》部分出版，中篇小说《不祥之蛋》、《魔障》出版，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佐伊卡的住宅》和《火红的岛屿》允许上演之外，其余作品均未能作家生前面世。用布尔加科夫的话来说，“它们只能用来填塞他的写字台抽屉”^①。曾几何时，即使那些已发表的作品也被称为是不适于“共产主义纲领性文学”，作家也被批判为“反政治的小说家和不严肃的幽默家”。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大会就战争、革命等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作出了关于批判各个领域“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决定。在此之后，一大批被禁的作品随着文艺政策的解冻开始回归、解禁、发表，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也在其列。同年，《戏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布尔加科夫的戏剧创作》的文章。文章虽不太起眼，但它的出现却是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在沉默几十年后即将回归的标志。1957年，苏联政府为布尔加科夫恢复名誉。从20世纪60年代起，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陆续出版，重见天日。^②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得以公开发表，尤其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面

^①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马克·斯洛宁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372页。

^② 1962年，苏联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布尔加科夫戏剧集》。1962年，出版了作家创作于30年代的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3年，出版了《一个青年医生的札记》。1965年，出版了《戏剧和喜剧》和《剧院的故事》。1966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布尔加科夫散文集》一卷本，里面收录了《白卫军》和其他中短篇小说。1966年，苏联大型文艺月刊《莫斯科》开始刊登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

世,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这时,苏联出现了第一次“布尔加科夫热”。这股热潮表现为:

第一,评论文章的大量涌现。仅在1967—1968年这两年间,评论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著名作家、评论家如拉克申、斯科别列夫、米哈伊洛夫、维诺戈拉多夫、斯卡利诺、古斯、巴里耶夫斯基等人纷纷撰文,阐发自己的意见,展开广泛的讨论。

第二,布尔加科夫的剧本重新上演,甚至被搬上银幕。1967年苏联许多剧院竞相上演作家生前创作的剧本。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这两出剧。现在它们已成为俄罗斯不少剧院的保留剧目,在俄罗斯的戏剧舞台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和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万比洛夫、田德里亚科夫的剧目并驾齐驱。

第三,国外的文学翻译家、评论家对布尔加科夫作品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对这股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师和玛格丽特》问世后,立刻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发行,在美国也随即出现两种译本。在意大利、法国、瑞士、日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两种译本)、希腊(三种译本)也都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随后作品还被翻译成丹麦语、西班牙语和其他一些语言。

苏联评论家斯米尔诺娃在谈到布尔加科夫热时说:“现代的人们——青年人和老年人——都阅读着布尔加科夫的书(他的作品在书店里早被一抢而空),大家都欣赏着布尔加科夫的戏(他的戏票是多么难以搞到手啊!)。”^①布尔加科夫热使苏联一些文学评论家对作家没有在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深感不平。苏联著名抒情散文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1967年就指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在苏联)都被当成是杰作……而优秀的作品却被束之高阁,直到写出这部作品的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

^① 《不同的时代》,斯米尔诺娃著,莫斯科,1974年,162页。

补的。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富有多少倍了。”^①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又掀起了第二次“布尔加科夫热”。布尔加科夫过去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陆续发表,如《狗心》、《佐伊卡的住宅》、《火红的岛屿》、《亚当与夏娃》(1987年)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先后整理出版了布尔加科夫散文作品的两卷集,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分别在1983年和1989年出版了布尔加科夫的散文集和五卷本全集。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在1989年整理出版了布尔加科夫的书信集。布尔加科夫《戏剧遗产》第一卷也被整理出版。随着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全面回归,报刊上开始大量涌现对布尔加科夫的评论文章和研究专著。其中获得好评的有:雅诺夫斯卡娅写于1983年的《米·布尔加科夫的创作道路》、丘达科娃著的《米·布尔加科夫的生平》、丘达科娃整理的《米·布尔加科夫的档案》、索科洛夫著的《米·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维连斯基的《布尔加科夫博士》等。

这股热潮进一步推动了对布尔加科夫作品的深入研究。列宁格勒从1984年开始举办布尔加科夫研讨会。它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各地的文人、学者纷纷汇集于此,交流研讨、共同磋商。这已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基辅建立了布尔加科夫的故居博物馆,莫斯科则在筹建布尔加科夫纪念馆。而且在作家的故乡基辅和莫斯科还多次组织过以瞻仰布尔加科夫生活创作遗迹为主要目的的旅游观光活动。

1988年5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了第三届布尔加科夫学术报告会,大会建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1991年为“布尔加

^① 引自《苏联文学》,1991年No.2,72页。

科夫年”。

1991年,布尔加科夫诞辰100周年。5月在莫斯科和基辅举办的纪念活动把布尔加科夫热推向高潮。1991年3月,在莫斯科学者之家举行的盛大晚会为纪念活动拉开了帷幕。4月在国家文学博物馆、列宁图书馆、历史图书馆、莫斯科艺术剧院休息厅开始了介绍布尔加科夫生平及创作的照片展、实物展。与此同时,在一些与布尔加科夫有关的城市,如基辅、列别姜、列宁格勒也举办了有关的展览活动。

纪念活动在作家的故乡基辅尤为隆重。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戏剧节演出活动,来自各地的戏剧团体演出了布尔加科夫创作和改编的主要剧本。1991年5月在基辅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布尔加科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几百名国内外布尔加科夫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和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也举办了小型的布尔加科夫学术会议。

布尔加科夫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在当时的报刊上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其中以4月、5月、6月最为集中。《文学评论》、《鳄鱼》等刊物还出版了纪念专号,刊载布尔加科夫未发表的作品、文章、有关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回忆录、札记以及大量的评论文章。

布尔加科夫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虽然结束了,但人们仍被布尔加科夫及其作品的魅力所吸引。现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认为:布尔加科夫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他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戏剧家的天才的力量以及人们对他的热爱和关注将跨越世纪,世代相传。

综上所述,俄罗斯研究者对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已达成以下共识:

1. 布尔加科夫是苏联文学史上一位经典的作家,他的创作无论是在苏联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2.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直接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本质在于深刻揭示人的价值和他所在的社会之间的不可

调和的矛盾。

3. 对布尔加科夫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的关注是今后研究的中心。尤其是对作家的封笔之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深入研究将是今后文学界研究的热点。

20世纪80年代,“布尔加科夫热”波及到了中国。我国文学界迅速翻译出版了布尔加科夫的主要作品。[1982年,荣如德先生翻译了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载《外国文艺》第4期。1985年,钱诚先生翻译了《大师和玛格丽特》(节选),载《苏联文学》第5~6期。1987年,钱诚先生翻译了《狗心》。1987年,《莫里哀传》和《大师和玛格丽特》分别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大师和玛格丽特》有多种译本。1991年,值布尔加科夫百年诞辰之际,《世界文学》(1991年第4期)刊出了布尔加科夫早期的九部中短篇作品。1991年,钱诚和吴泽霖先生译出了《不祥之蛋》。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布尔加科夫文集》四卷本。至此,布尔加科夫的主要代表作均与我国读者见了面。]但布尔加科夫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最早介绍了布尔加科夫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童道明先生。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为小说家和剧作家布尔加科夫撰写了词条。同年(1982年),童道明先生又在《苏联文学史论文集》中撰写了《布尔加科夫及其创作》的专章,介绍了布尔加科夫小说的回归情况,对布尔加科夫及其作品做了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1994年,社会科学院出版的《苏联文学史》第三卷,其中《布尔加科夫》这一章的执笔人仍是童道明先生。1988年,北京大学的彭克巽教授在其专著《苏联小说史》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并肯定了这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高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与此同时,我国的报刊杂志对布尔加科夫作品的评价性文章日渐增多,研究日趋深入。吴泽霖先生在《苏联文学》上发表多篇

评论文章,如《精神支柱的求索——〈大师和玛格丽特〉阅读札记》、《公猫——布尔加科夫的笑声》等等,文章探讨了布尔加科夫创作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手段。他的分析深入浅出,发人深思。周成堰、徐昌汉等也发表过有关的评论文章。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研究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专著出现(1997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写了一篇题为《论 M. A.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的博士论文,但尚未发表)。因此,对布尔加科夫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评论界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研究

纵观布尔加科夫小说创作的艺术生涯,《大师和玛格丽特》堪称作家一生创作的总结,它集作家对文学、美学、心理学、哲学、伦理、道德探索之大成,所以本书在探讨布尔加科夫小说艺术世界时,侧重点将放在《大师和玛格丽特》这部作品上。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俄罗斯评论界和西方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情况。

《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问世,立即以它丰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独特的讽刺和幽默、扣人心弦的情节和浓郁的宗教色彩轰动文坛,并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历经三十载,经久不息,且“每篇评论都大有引出另一篇新评论之势,这种情形一时似难结束。”^①

纵观对布尔加科夫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研究,不难发现,它大致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一是社会学派重思想内涵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小说得以公开面世之后,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评价文章日益增多,评论家们各抒己见,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辩论。这一阶段对小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小说思想内涵的多义性。如西蒙诺夫、乌利斯、拉克申和米哈伊洛夫等人就小说的讽刺对象、魔鬼形象等问题展开

^① 转引自《大师和玛格丽特》译者序,钱诚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1页。

辩论,旨在阐明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由于这一类评论家更多注重的是小说的思想性,而对小说艺术技巧诸方面虽有涉及(如乌利斯指出《大师和玛格丽特》在体裁上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梅尼普体有许多相似之处。“笑的比重的增加”、“狂欢的性质”、“哲理与讽刺相交织”、“虚构与现实相渗透……”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都存在)^①,但这些评论缺乏细致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有时只是顺便提及,有时则是笼统地概括几句便一带而过。

二是历史考证的研究。七八十年代由于布尔加科夫热的再度兴起,对布氏小说的研究更趋深入细致。例如丘达科娃沉浸在小说的手稿中,对它们详细地加以考证,为科学地研究小说提供了可信的依据。1976年丘达科娃撰写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创作历史》,为研究者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小说创作演变轨迹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随着80年代布尔加科夫档案材料大量披露于世,评论家们大都从翔实的史料出发,对小说中人物的原型、情节发生的地点进行追踪、考证、研究。例如,米亚格科夫的《布尔加科夫的瓦列特剧院——幻想和现实》、《斯特拉文斯基的精神病院在哪儿?》证实了小说中的剧院和精神病院确有其地。这一时期的研究虽侧重于考证,但是探讨小说艺术技巧的评论文章也有出现,例如列斯基斯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就小说的结构、叙述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的篇幅虽然不长,论述也较为简洁,但对我们的研究却深有启发。列斯基斯提出了“双重小说”(двойной роман)^②的概念,并且指出了双重小说在叙述手法上是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但是这类评论如凤毛麟角,并不多见。

三是比较的研究。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融会古今、纵横驰骋。

①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后记,乌利斯著,载《莫斯科》,1966年No. 11,127页。

② 载《语言和文学集》,1979年,第1期,38卷,52页。

众多的学者都把作家的创作放在俄罗斯古典文学、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

乌捷欣在其题为《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文章中指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诗学首先是传统的。阅读他的小说足以使人想起果戈理、奥多耶夫斯基等人的以讽刺为目的,自由地将现实与幻想混合在一起表达对生活的复杂和哲理理解的作品来。而且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中把抽象哲理的和社会具体的、把宇宙的和人间的、把崇高的和低贱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谢德林的讽刺作品中均能看到。在谈到布尔加科夫和世界文学的联系时,乌捷欣认为布尔加科夫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诗学形式和人物形象与世界文学(或世界艺术)中的主题和形象都有着极为广泛的联系。布尔加科夫的小说诗学还同世界文学中那些浪漫主义的(拜伦、霍夫曼)和现实主义的(歌德、巴尔扎克)大师们的创作有着内在联系。

评论家西多罗夫也强调了文学传统对布尔加科夫的影响。他说:“当你阅读《大师和玛格丽特》时,你会觉得,好像霍夫曼、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就在你身边徘徊。”^①

比较研究一般来说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布尔加科夫小说的诗学特点,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国内评论界比较侧重于对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宗教色彩的研究。尽管小说中的宗教因素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任务,但是许多评论家在论述宗教问题时,大都和小说诗学的某些问题相联系,这对我们的研究不无启发。库什琳娜和斯米尔诺夫认为,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经常把文化和历史宗教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如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犹太教、早期的基督教、西欧中世纪的魔鬼学和斯拉夫神话传说。而其中每一个传统在具体

^① 《布尔加科夫选集》,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0年,7页。

的语境中都可以引申出固定的联想,所以小说中许多因素、形象、人物、情景在特定的情境中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例如,库什琳娜和斯米尔诺夫强调了小说中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特殊寓意。在基督教所依附的早期宇宙学中,西方是死亡的方向,东方是生存的方向。布尔加科夫在其小说中就体现了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又如,阿利路亚(Аллилуйя)在东正教的礼拜中要重复三次,因为这是基督徒祷告时赞美上帝的用语。布尔加科夫小说中阿利路亚也出现了三次,但它却具有了讽刺模拟的意味,它面对的不再是上帝,而是黑色弥撒,所以当它回响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时,除了具有讽刺现实的意味外,还起到一个标志空间的作用,即把古希腊罗马的奥林匹亚山转为基督的地狱。第二次是在库兹明教授的办公室里,当留声机放着狐步舞曲《阿利路亚》时,一只很大的麻雀在那里跳来跳去。在东斯拉夫的传说中不洁之力在进入房子前,经常会变成麻雀。第三次阿利路亚回响在撒旦的盛大晚会上,真正的黑色弥撒中。^①

这种侧重宗教因素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小说思想内涵的理解,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运用的讽刺性模拟、象征、隐喻等一系列手段的寓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无限夸大小说中宗教因素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评论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们相互之间有渗透和兼容,但从总体看来,评论界都比较关注于小说的思想内涵、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而较少深入小说艺术内部作细致的分析,更缺乏综合的研究。可以说,这是布尔加科夫小说诗学研究中亟待弥补的一个问题。

西方评论界对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较为注重小说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由于俄罗斯和西方

^① 《剧作家布尔加科夫和他同时代艺术》,莫斯科,1988年,285~303页。